

四教攷略

語體

四
教
攷
略

中華民國十五年一月再版

中華民國廿一年三月三版

四 教考略（語體）

定價每冊大洋一角五分

（郵費另加）

原著者 格然特

編譯者 季理斐博士

發行兼
出版者 上海廣學會

印刷者 文瑞印書館

★版權所有★

四教考略序

博學的人，考查各國的風俗政治，知有一事通行天下，自古至今沒有能外乎的；就是宗教。宗教以神道而設，所以能敬神便算宗教；雖然極野蠻無知的國，也無一不有宗教，何以故呢？因為天生的人，無一沒有好善惡惡的心，最能使人趨善避惡不敢不修己以敬的，又去神莫屬，所以敬神一事，乃發於人性的自然。天下雖有不敬神的，然而為數甚少，不過敬神不得其道，直如瞎子啞子那般可憐的倒是多不可數哩。宇宙間的萬物紛繁，獨能超乎萬物以上的是人；更能使人必恭必敬，洋洋乎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的是神；所以人為萬物之靈，才力心思的發展，幾乎無所不至，然其中更以敬神的事為最高，因為凡所謂之宗教的，必能引人上進，使人在所作所為以外，別有見地，能揣摩人與創造天地萬物的神，有甚麼關係。

天下的教，有真假精粗兩種分別，現在只就精粗立論；曾考查教之粗的，他們敬神最怪誕離奇，使人可怕，如那斐洲的野人，常埋活人敬神的事；但是此種野人心裏未嘗不想，我的生由何處而來？我的死又到那裏去？甚麼叫人怎麼算神？因此便生了同羣向上的心，於是有了宗教。所以雖是野人也知人非土塊，常想尋一個至尊無對的神，以求心境平安，可見人靈於物，到處如此；可惜引領無人，以至錯入了迷途。因為此種人言靈魂，都是渺茫無憑，如同羊羔不見母羊空叫喚，又如孩子

丟了父母，無所倚靠，人的靈魂離開上帝沒有安置處，也正如此。

在救世教以外，教之精的有回教，印度教，釋教，儒教；教之粗淺的，沒有化民的效力；精深的能入到人心裏，然而也有很精的教，傳的日子一久也滅亡了的；此埃及及巴比倫希臘羅馬腓尼基各國的本教，現今都已無人信從了。像回教，印度，儒教等教，至今還存在，也算是能爭勝的了！所以他所流入的地方雖極野蠻，但是因此改良的到處都有。大凡物之粗的，總不敵精的；智慧一天開似一下，棄舊更新，是勢所必至的，不過各教還有完全不完全的分別，界限很清，不能混亂；宇宙中的民天日開，將來完全的必將不完全的改革了，擴大了，直到使一切都成了完全的；因為天父的意思，本來要將盡善盡美的真教，遍傳給他的子女，使普天之下萬教歸一，成一極樂世界。現今世上各大教的宗旨，無非要使人爲善不爲惡，不過各有入德的法門罷了。人若想擇一個教門皈依，必先研究各教，一知各教的精奧，自不難辨別他的重輕，有的可擇了。此處有兩個法子，一看各教論上帝如何；一看各教論人如何；各教對這兩樣雖都有他的說法，但必須推到極清楚，極妥實處，這纔是出乎其類的教；然後可以深信服他。此書乃將各教的長短，細細的比較，給人一個準則，使人常想能救人超脫罪惡得享永福的果是甚麼教；這算是人生第一個重要事件了。

光緒二十六年歲次庚子正月英國季理斐撰

四教考略目錄

- 第一章 敍回教原委
- 第二章 論回教得失
- 第三章 敍儒教原委
- 第四章 論儒教得失
- 第五章 敍印度教原委
- 第六章 論印度教得失
- 第七章 敍佛教原委
- 第八章 論佛教得失

四教考略

國語

英國季理斐輯著

第一章 敘回教源委

天地間所流行的宗教不一而足；然而當初無不各有來源，分門別類，相接相續；太粗陋的不必深究，現在我們只論精奧的教門。各教門的本末，要以回教爲最後興起來的；在紀元後六百餘年的時候纔創立；不像印度等教，從上古就有，他們的緣起也很難考查。回教最先立教的，乃是穆罕默德；曾著一卷聖經名爲古爾阿尼，發明他這教門的宗旨，與他自身的品行；經裏說，這教門並不是他所新創立的，乃是從祖上傳下來的。（亞拉伯人說亞伯拉罕之子是他們的祖宗）所以實是列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宗教，而且穆罕麥德也附會上耶穌的說法，自己承認他這教門實接耶穌的宗派；其實不過藉這說法，自立他這教門的腳步。按他的說法，有的真實，也有的錯誤，一看下文可以曉得。當穆罕默德初立教的時候，聲勢很大，一時頗稱興盛；以先亞拉伯有幾個部落，彼此總是爭鬭；從穆罕默德的教門一發現，大家一服從他，於是幾個部落也就相合爲一國。

西歷五百七十年（中國陳宣帝太建二年）穆氏生在墨克城裏，幼無父母，叔父撫養他，到了二十

五歲，遇見了一個有錢的寡婦，他就爲伊去傭工，後來就娶了這寡婦爲妻。穆氏藉他妻的資本，在作買賣一道很有大名。到了四十歲的時候，覺有上帝默示他，命他去傳教。

以先亞拉伯人的宗教，是敬拜許多的偶像；每逢佳節，各部落的人，都聚集在墨克城的一個大廟裏，敬拜他們的偶像；他們的神，甚至於有三百多；另有一塊黑的石頭，亞拉伯人相傳是從天所降的，尊爲聖石；又在這些偶像之中，奉一個真神，說這個神至尊無比，人不能同他往來交通，正如中國以上帝爲至尊，人不能高攀，只可奉敬些小的神佛，向他們求福一般，穆氏見大衆敬拜些假神，心裏大不以爲然，乃深惡他們的虛僞。

穆氏曾到敘利亞等處去作買賣，遇見猶太人與信耶穌教的人，纔聽見有摩西與諸先知，並耶穌的聖教；不過因這些人不是學問中人，未曾讀書識字，所以見理不明；因此穆氏從他們所聽見的，不都真實可靠，錯誤的地方很多；甚至認三位一體爲聖父聖子與聖母馬利亞，然而三位一體的眞說法，乃是聖父，聖子，聖靈，馬利亞不過是耶穌肉身的母親罷了，穆氏聽見這些人的話，心裏仍舊沒甚麼把握；以後他妻子的叔叔，帶他見哈尼非教中人，（哈尼非亞拉伯語）都是有道的人；聽見他們但敬一位至尊無比的真神，很佩服他們的宗旨。這一個教門中，稍微有一點眞理，是從猶

太國所傳來；一生預備末日的審判，非常的嚴格；其中看世俗如糞土的宗旨，很合乎穆氏的秉性；穆氏聽見快快活活的說，「所說獨一無二的神，就是上帝的意思：上帝呀！他是大無限量的，活潑自然，永無困倦，永無休息，上天下地都爲他所管理。」從此以後，穆氏總說上帝亙古以來，惟藉無數先知的口，傳揚給世界；他自己也就自認是先知中的一個；並且自認是爲上帝所選派。因此把以先所認的默示推翻，從新再受這位上帝的默示。由此一看，穆氏所傳的道，果從那裏而來，我們不難想見其中的大概。然而以後這教門又真真的興旺，這是甚麼緣故呢？

我們試將穆氏所見的異像同他生平的事績，詳細討論；當穆氏未得道的時候，曾獨自遊山，再三的思索，恨塵世間種種的紛擾，常想避人靜養；有一天在曠野裏，遇見一個高山，山上有個石洞，於是十分歡喜，從此就住在裏面，刻苦用功。過了些日子，穆氏覺得有聲音從天上向他大叫，他回答說「叫我作甚麼？」那聲音說「我奉造物主宰的命令，叫你去喚醒真宰所造的血氣之人；要永久尊敬真宰，可以把人所不知的用筆寫出來教訓他們。」穆氏此時非常的戰兢；以後將這話告訴他的妻，他妻也很相信這事；極力勸他安心靜氣，存最好的希望。但是穆氏自己還不敢深信，惟恐或是鬼魔來迷惑他，或是邪神來附着他；常常默想，「我所聽見的，果真是上帝的聲音麼？」

無憑可考。」後來又聽見這聲音對他說，「你是上帝的使者，我是加伯烈（大天使）從此穆氏就信上帝有意傳佳音與亞拉伯人，所聽見天使的話，便是上帝的話。又回家去見他的妻；但此時他身體很疲倦，乃向他妻說「保我！保我！快取衣服披在我身上。」正在這會又有聲音說「你被保護的人要起來，勸人榮耀你的主；你須潔淨；須遠離可憎的罪惡；不可因受人賄賂，隨便加恩；要靜候你的主。」穆氏聽見這聲音，更信爲真的天命，誠心信服；一時把原先的成見，全都改除，成了一個新人。當他傳教的前十年間，講道時常被人譏笑，凌辱，逼迫，而且很利害，穆氏居心忍耐，終信上帝爲獨一無二的真神，無所不在，無所不能；相信既深，便不自由的去勸化同在一處的一切人，同心敬愛獨一的真神，悔改前非，預備將來的審判，以先信道的很少；又因屢受衆人的羞辱，都分散去了。墨克城裏的人，很恨惡他這教門，有人曾說「穆氏自己作夢，我們謹守祖宗的教，足以拒絕此人。」後來信的漸多一點，那些不信的惟恐這教要真的傳開，決意將穆氏這些人驅逐出境；他們說「穆氏的教若一傳開，墨克城的財源必要斷絕。」這是因爲穆氏不敬拜偶像，若人都信他的教，就沒人再燒香；那末，叫墨克城裏的人如何生活呢？他們既立定了主意，便要刻不容緩的驅逐穆氏，不料相離不遠，有一個城，名叫美地那，那城裏的人，暗請穆氏逃到那裏去避難。先是美地那

的信教的來，墨克城赴會，與穆氏祕密起誓，只敬上帝。不敬別的神，不偷盜；不姦淫；不殘殺初生的嬰孩，不毀謗人，凡事必聽從穆氏深信穆氏爲上帝的使者。大家站立起誓，共同保護他，如同保護自己的妻兒，亞拉伯人向來因血脈的遠近，定人倫的次序，一從信了此教，便看教徒如大同，再無血統親疎的分別；只以教條爲歸宿。這教門的大旨，乃是眞宰以外無別神，穆氏特爲眞宰的使者。穆氏逃難到美地那的時候，是在西歷六百二十二年，回教歷史的紀元，便從此年開始。等到穆氏得民心稱王以後，因爲政務繁雜，便不再述說先知的話勸人，而且自己也便慢慢的言不顧行，不像先前語語合理，顯得是爲上帝所感動；很願榮耀主；很能感動人，那樣。後十年，既得王位以後，乃與所說聖人的行爲，大相反對。作王之初，還能顯出一些能力，使民人歡喜，直髻髯胸有成竹，並非出身貧寒的人所作的事；所以他的門徒愛戴他。既信了他的教以後，也就不計較他的小節。後來穆氏的行爲大不如先前，門徒以爲管理民情甚不容易，還能原諒他。於是穆氏便能隨意所爲，會定一個人可娶四個妻的條律，可是自己甚至多到九個妻兩個妾；有人問他，他便說是上帝所許可，並非是自己的意思。當他在墨克城的時候，曾說傳教不可勉強人信，可是教徒又都勇敢能打仗，從此可見這教所以能興的，是由武力而來；沒有甚麼可怪的。穆氏死後，亞拉伯地方的人都信

了這一教；並且很喜與別族人爭鬪，雖然素稱勇敢的羅馬與波斯的兵，也敗在他們手裏，所以不久，猶太敎利亞波斯伊及與非洲北境，如同風捲殘雲似的，有多少改從了回教的制度。後來又與歐羅巴洲奉耶穌教的國戰爭了多年；然而現今奉回教的國，再沒有與世界各大國相爭的能力。

第二章 論回教得失

猶太教、耶穌教、哈尼非教，都有相同之處。穆氏採用其中幾個相同的理，又加上他的本意，立爲一教，傳給鄉下人。他自己很有好道的真心，起初人品倒還端正；善於應酬交際，也是顯而易見的理；他這教門所以興盛的，是這個緣故，並且他傳教有不信服的，他便以強力服人，叫人因畏而信，也是這個緣故，也有人說，回教所以興盛的緣故，實因穆氏許凡信教的，可以多娶婦人爲妻妾；所以信從的多；假如禁止犯姦淫，教條的約束很嚴厲，使人不能隨心所欲，又誰肯相信呢？種種的理論，有的褒；有的貶；然而都欠確切。當穆氏初立教的時候，本意是要勸人悔改前非；約束教徒的法律，也很嚴緊；不能輕犯。一看其中優待婦女的幾條，也可明白：（一）凡人娶妻納妾，不可多過四人。（二）近親戚中不可聯姻。（三）休妻有一定的限制，不能越過預定的規矩。（四）夫死，婦人能承受家產。（五）不能看寡婦如同一種東西，可以送給別人。所以穆氏待婦人，實有可取的地方；不可隨

意的貶他。

一天穆氏剛同人打完仗，忽然間來了一個部落，向他投降納貢；求穆氏許他們嫖妓女，取重利，喝酒等事；穆氏不准說，「這些事都是回教所戒的，也立了一定的規矩，還能爲你們廢去麼？那這部落又求他說，我們當中有一個偶像，最好容我們保存三年；要不成或是二年；至少也要一個月，不至於因此就忽然改了舊習慣；那末或可以使愚民歡喜。穆氏又不准，使人當時將他們的偶像毀去，穆氏這樣的行爲，可見不是因爲他順人情慾，回教纔興盛。

以色列人（猶太十二支派總名）在埃及國爲奴四百年，受遍了埃及人的虐待；因此把剛強的心，全銷磨盡了，絕不敢同人爭戰。以後忽然起來一個聖人，名叫摩西，奉上帝的命，在他們中間傳道；他的說法是上帝本是自然有，永遠有的神，天地的活潑主宰；特要揀選以色列民爲他寵愛的民族。以色列人聽見這話，都高興起來，精神奮發，各各都成了振作有爲的人，至終自立爲一國，雖當時最有勢力的民族，也爲他們打敗了，趕出境去。

上帝所默示人的道理，極其深奧；因這道理深入到穆氏心裏，不啻如攻城的兵，攻開了城門，一擁而入。又比方琴上的弦，被風吹動，所出的自然聲音。穆氏信道既深，心中如同烈火薰烘，隨從的衆

人，使他們的心也同時火熱。當時信耶穌聖教人，雖然也深信上帝的道理，但總沒有穆氏更懇切。上帝並不是憑定的理想，實是天地的大主宰；天地萬物，既是爲他所造，一切的運行，無非要表顯上帝的無所不能；各國歷史所記一切的紛紜變更，不過表明上帝意志的痕跡。上帝管理萬國，如同家主；諸先知所受的默示，都是上帝曉諭人的旨意；人能聽從這旨意，就是智慧；也是得福的捷徑。然而這道，不過只有猶太教與耶穌教是傳下來的正宗；耶穌教又是接續猶太教的正統，更加上耶穌所發揚的真理，猶太人，所以能遵從上帝命令的緣故，因爲從起初總接連不斷的有先知開導他們，所以他們的見識，歷代增長，但是在耶穌降世以前，究不能明白的透澈；直到上帝特差聖子聖靈，將奧秘完全顯示給人，人纔知上帝是誰？上帝的真理永遠不能動搖；人若捨去這真理，另從別的道，上帝必要責罰他，使他蒙羞。穆氏所說，人一生的大本分，乃是由於他由上帝所存的觀念而來；某外國博士論回教說，『以實拉梅』（亞拉伯話譯爲佩服上帝）的意思是說我們必須佩服上帝；無論上帝如何待我們，我們總要甘心佩服，纔能增長能力；不然必一事不能作。人生都有命運，這命運乃是上帝所定，人不能自己更改，所以人當安分守命，須信預定的命，不能逃避；雖有不如意的事，當知其中必有上帝所存的美意。上帝的旨意，乃出自上帝的智慧，人能知道這個，

他便是大智慧人。人的才力本來有限，上帝乃是能全的主；人不可用心思測度上帝的智慧，評論上帝的行事；上帝所定的制度，極其公平；待人沒有不合理的地方，雖然有時候懲罰人，使人受過多少痛苦，乃是上帝對他委曲成全的苦心；並不是偏待甚麼人，所以人應當永以誠心服從上帝爲本分，決不可有一點怨恨的心。」以上是博士所說回教的大意；豈知耶穌教的教意，早已如此；並且更要精確，因爲耶穌不但教人服從上帝的意旨，並且顯明我當服從的上帝是誰？是何等的神？看耶穌的說法，是上帝爲愛人的天父；一有這句話，人與上帝間的關係更要親密，不止於敬服罷了。在先曾有某博士說，「傳教的，無非是要人敬畏上帝罷了。」其實不然，若論只於敬畏，在穆氏所傳的教裏已經完全；豈知只是真道的片面。凡爲奴僕的，都要敬畏主人；若世人僅知敬畏上帝，不過還是高等的奴才。真道理，不但教人敬畏上帝；而且要明瞭上帝是誰？要把他對於上帝的愛心，發揮淨盡，要把主僕的關係，變爲父子的大倫。那末，尋常所說的敬畏，也是如此麼。

凡爲奴僕的，不過謹承主人的意旨，不能自主，沒有改革的權柄，也沒有上進的希望；但是爲子女的，承受產業，凡事自主，必能增長見識，有進步的機會，所以一代要比一代長進；這乃是聖教的真意。絕不像僅如奴僕一味的敬畏主人。真教必具有不可少的三種要素：（一）必有所倚賴敬畏的

神。(二)我的心靈必與神的心靈相通。(三)人有自主的權柄，長進的機會，回教只有第一層，缺少二三層。從穆氏死後，他們也有教師，知道他們所奉的教還不完全，想法修補所缺的兩層要素；但是他們所講出來的，又與穆氏所作的古爾阿尼經不合，如說穆氏是大聖人，至今還活着，在上帝面前爲回人作中保；與古爾阿尼經裏所說，人不能有中保的意思已經相左；又說回教的奧意經歷代許多聖人發明，這些聖人都與中保相似，因爲他們都能親近上帝。這類說法，似乎是人與上帝中間有極深的深淵相隔，沒有中保開一條往來相通的道路，人不能過去。然而古爾阿尼經裏却反對這類說法；屢次戒人，說上帝離人遙遠的話。回教的章程最緊要的，乃是按着時候禱告上帝，上帝與人本不相隔，可是人反自以爲相隔，若無中保在其中介紹，人豈能與上帝相見呢？可惜無怪乎回教看禱告上帝爲具文，爲儀式，一點沒有實際；不但不能安慰人心，而且不能稍微增人一些力量。

從穆氏死後，回教中慢慢的分了許多支派，成爲許多門類，各自結黨；其中有一門名爲蘇非（亞拉伯方言）要增補穆氏教意的缺點，說人當盡心竭力愛上帝，然後可與上帝交通。這說法與穆氏的說法宗旨大是相反？穆氏會禁止人，不准人與上帝相通，常用很嚴酷的刑罰，禁止衆人的口；

爲人仔細申說，上帝與世人中只有一件事，乃是用聖人與先知傳播上帝的旨意與世上人聽，此外人不能高攀上帝。從蘇非黨一起，於是推翻前意，他們說穆氏的道理，不過是教人心中安靜知足，不想非分。可見這一黨人，不是真的回教人。然而他們這一黨，也是枉費工夫，沒有甚麼益處；如近世有一個印度人依美德定從小就是回教人，學問很好，是一個很有名望的道學先生，對於蘇非黨的規矩，極端謹守。他自己曾說，「以先讀古爾阿尼經，想求一個得救的法子；從始到終，總沒有找着一個贖罪的門路；因爲上帝與人世當中，並沒有一個救世的人出來當中保，使神與人接近，後來到加羅里城，遇見一個蘇非黨的教師，送給他一本書，警戒他說，「不丟不忘，其中有永生的萬福。」他得了此書以後，晝夜的誠心念誦，整天不與人交談來往，凡裏面一切的規矩，都誠心遵守。一心要隔絕世俗，使心靈與天神交通；然而至終他的心，總覺不安，疑惑回教的道理還不完全；想深求教門的益處，雖經了許多困苦，到底沒用；因此心中越不知足。一直好幾年，一天忽聽見他的朋友，回教的大教師，薩甫達阿立受了洗禮進了基督教（救世教）心中很希奇，於是買來新舊兩約與一切辯論聖道的書，去見教士長懇請他講論；教士長大喜，爲他講馬太福音第一章聽到七章，心裏越覺得不安，越疑惑回教的教義。因而把聖經通讀一遍，有些會悟的地方，不上一